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 
第三十五回 留香居重來住客 中元節追薦情人

原來這宴廳名德亨，專會逢迎鑽刺，同寅通厭薄他，故意把「亨」字念做仄聲，叫他厭得很。這日小鈺看了稟帖，無非是感恩頌德掇臂捧屁的話，另來個單帖兒上寫：「謹具活東西二十口，伏祈笑納。」小鈺笑道：「這老宴這回子卻不很討厭了。」就向丫頭、宮女說：「你們別愁，有分勞的來了。」盈盈問：「什麼叫活東西？」小鈺笑笑說：「會稽山的老虎，和你們一個樣兒，肚子底下生嘴，會咬人的。」忙叫老婆子帶他們進來，不多一會，果然花花綠綠，來了二十個俏麗女孩兒，整齊跪下磕頭。小鈺看了很喜歡，便把稟帖發出去，交給書啟相公：「寫封回書，要謙恭些，謝謝他。」又叫賞來人酒飯，還賞他兩個大元寶，回去很很道謝。一面挑了十六個女孩，分作宮女、丫頭兩班派在內房住宿，餘剩四名，派在外房該班。

原先的宮女通是聖上、聖後在宮裡賞出來的。後來奉旨，宮女、太監如有缺額，許自己充補。因此就分了八個補做宮女，取名倩桃、金荃、芳蕙、春苔、瓊枝、絳萼、紫英、黛眉，又分八個補做丫頭，取名娟娟、灼灼、躑躑、英英、憐憐、愛愛、玉玉、燕燕，連舊的八個，共足二十四個人，分做六班，每夜四人值宿。

先從新來的派起。這夜就派了倩桃、金荃、娟娟、灼灼四個，卻通是沒有破過身的小女孩兒，一個個弄得啼啼哭哭，第二天起來，走路都不很方便。倩桃向盈盈說：「我瞧見人家十三四歲的女孩子也有嫁丈夫的，並不十分苦楚，怎麼二爺就這樣利害得很？不知姐姐們怎樣受得住？」盈盈道：「向來原是斯斯文文的，自從來了個跑解的狗淫婦，傳了些什麼房七房八，就起了調兒了。」宮梅道：「當時卻也爽快，就是第二天頭昏腿軟，難受得很。」紅藕道：「你既說爽快，竟一人獨佔了罷。」

馥馥道：「我還耽著愁哩。你們不聽見，這浪蹄子還講要傳什麼採補的法兒，諒來更要凶些了。」香玉搖搖手道：「不怕，不怕。我早假傳聖旨，只說是太太吩咐，不許再放這跑解的進府。倘或前後門有人私下放進了園，一定發巡捕官重打二百皮鞭，登時攆出府去。並說，若是二爺喚他，只回說他又往別省做生意去了，沒處傳喚的。」素琴說：「姐姐真是個女陳平，救全了多少人兒！」灼灼說：「就這麼，也儘夠玩兒了。」眾人正在私下議論，只見蔚藍走來，說：「我家姑娘請二爺去，何小姐在那裡等著說要緊的話。」香玉就忙去告知。小鈺聽見「何小姐」三字，便兩腳飛跑趕到瀟湘館來，瞧見何友紅滿臉眼淚，雙膝跪下道：「求千歲爺伯伯開個大大的恩。」小鈺一把拖他起來，說：「姐姐有話只管請講，別這麼過謙！」他就哭訴道：「廣東馬提台出洋巡緝……」小鈺問：「那個馬提台？」

友紅不好答應，舜華代答道：「就是何姐姐的公公，名龍的。」

小鈺才會意，「他巡海便怎樣？」友紅說：「遇著盜船，打了敗仗，傷了許多兵弁，失了好些軍器，逃回城裡，不敢入奏。兩廣總督知道了，要參他，他著了慌，央我家父親勸解。我父親和施總督是舊同寅，就許送他四萬銀子，不必參奏，私下安頓了。誰知那李總鎮，就是年伯的先鋒名赫的，竟據實具奏，說馬某失機，何某過付，施某受賄，把軍情諱匿，縱盜殃民。聖上十分著惱，傳旨把提督、總督並我父親通抄家拿問。父親說：

『這個大難，除了平海王，再沒第二個人可以解救。』就打發我來懇求年伯。還虧了上車得早，才出街口，就見許多官員兵役進衙門去，把柵門也守住了。不知這時候家裡鬧得怎麼樣？

求年伯大人哀憐。我是個落難的人，開開天地之恩，救一救。

只能免得馬、何兩人的性命，問個活罪，我是終身感激，就到來世，也還是銜感的。」說罷，哀哀痛哭，又跪下亂碰頭，把個粉嫩的額角，都碰腫了。小鈺雙手捧他起來，說：「這個亂子卻鬧得不小。也罷，你和舜妹妹在這裡坐著聽信，我即刻進朝去乞聖上的恩，諒來也還肯准的。姐姐別太急壞了身子。」

說罷，慌忙的去。舜華勸了友紅一回，就叫丫頭擺上酒飯，他那裡吃得下，眼中不住的淌淚。

停了多久，小鈺笑嘻嘻進房來，說：「停當了，六百里的廷寄也去追回了，家財也免抄了，令尊的鎖也開了，候另降諭旨。大約不過降調處分，沒什麼大事。但是姐姐怎樣的謝我呢？」友紅跪著磕頭道：「生死銜結，合家頂祝，也說不出怎麼謝法了。」小鈺拉了他的手，笑著道：「請起，請起。我也不索重謝，只求在荒園裡多住幾時，領領清誨。再求免叫年伯，或是照眾人稱個二爺，若肯叫聲二弟弟，更好。」友紅道：

「無不遵命，我今兒個定要回去請父母的安，明兒早半天就來領二爺的教訓，情願拜在膝下做個乾女兒罷。」小鈺道：「言重，言重。姐姐別過謙，暫且回府瞧瞧，明日恭候。」友紅也不到上房，一徑回家。當晚他父親仍照，就來叩謝一番。

到了第二天，果然友紅帶了鋪蓋箱籠來到園裡，才往各處請安問好。太太、奶奶也要留他多住住。小鈺問：「姐姐，你愛在那個地方住？」友紅道：「我素性愛香，就住在留香居罷。」

小鈺說：「好極，這是個美識，將來或者可以永遠留住姐姐也論不得。」從此友紅就在留香居住下。他卻必恭必恭，酒也不肯多喝，話也不肯多講，和舜華、淑貞、纈玖三人十分親密。

小鈺雖則心裡愛慕，外面卻還端端正正。舜華又私下對小鈺說：

「古人說：我之有德於人，也可不忘也。你別自恃有恩，輕慢了他，就是以德為怨，不是正人君子所為。」小鈺點頭道：

「妹妹的話極是，自當謹記。」因此平平靜靜過了多時。

已是五月初四日，鶯兒叫他媽挑了一擔香來送給小鈺，小鈺賞了一個大元寶，叫他的媽先回去，留著鶯兒在後房伺候洗澡。鶯兒是經歷過三四次的，只認是先前一個樣，並不怕懼，竟脫了衣褲，二人同一個浴盆洗起澡來。停了好多會子，鶯兒開門出到外房，一個頭暈，幾乎跌倒，連忙躺在飛仙椅上，臉色都各樣了。娟娟問他：「怎麼是這個相兒？」鶯兒道：「這番二爺鬧得忒利害，我淌多了！頭裡發昏，兩腿酸痛，路也走不動呢。」盈盈笑道：「你還認是吳下阿蒙嗎？」就在荷包裡拿了一枝大人參，給他慢慢的嚼了下去，才覺硬朗些，起身挨到院子門口，坐上椅轎回家去了。

到第二天，是端陽佳節。小鈺先到朝裡，後到上房賀了節。

喝了午酒，回到園裡。差宮女、丫頭們把鶯兒送來的上品好香各處分送，自己卻揀了些上好的宮香，和那宮裡賜的各色雅扇，親送到舜華、纈玖、淑貞、友紅四處，友紅留他喝酒。過下午，又去請了舜華、淑貞、纈玖來同坐一桌喝雄黃酒。小鈺說：

「我們行個令罷，須要念句古詩合著個曲牌名。」友紅說：「很好。就是二爺念起。」小鈺道：「疑是蟾宮謫降仙，好姐姐。」

順挨該是纈玖，纈玖就念道：「金爐香爐漏聲殘，五更轉。」淑貞道：「多少工夫織得成，十樣錦。」舜華道：「萬國衣冠拜冕旒，朝天子。」友紅道：「紅裙爭看綠衣郎，風流子。」小鈺點點頭說道：「我念個『有約不來過夜半，誤佳期。』」纈玖道：

「牧童遙指杏花村，沽美酒。」淑貞說：「夢魂搖曳櫓聲中，夜行船。」舜華道：「皓月當空寶鏡升，月兒高。」友紅說：

「贏得青樓薄倖名，罵玉郎。」小鈺道：「梨花一枝春帶雨，玉團兒。」舜華道：「不如改個『雨中花』更切些。」小鈺道：「很好。如今該舜妹妹行令了。」舜華說：「要二古人名，爭一物件。須要合著二人的名，或是本字，或同音的都使得。『玉良、張碩爭一畝田，王說是良田，張說是石田。』」友紅道：「子思、子夏爭一匹布，思說是絲布，夏說是夏布。」小鈺道：「張良、項羽爭一把傘，張說是涼傘，項說是雨傘。」纈玖道：

「奕秋、景春爭一枝花，奕說是秋花，景說是春花。」淑貞說：

「揚雄、漂母爭一隻雞，揚說是雄雞，漂母說是母雞。」舜華道：「許由、晁錯爭一個瓶，許說是油瓶，晁說是醋瓶。」

收了令了，請纈妹妹行個罷。」纈玖、淑貞都說：「我們行得不很好，竟是主人行罷。」友紅遜了一會，便說：「也罷，我就遵命代替了。說個古人名中間用個曲牌名，下句說個仙人，要文意貫串的。」宋玉到了巫山十二峰，想著高唐神女。」小鈺說：「蘇秦背了七星劍，去訪鬼谷子。」纈玖說：「曹子建坐了夜行船，去尋洛神。」淑貞說：「張子房平了楚漢爭鋒，去隨赤松子。」舜華道：「蘇若蘭織了十樣錦，去送天孫。」

友紅說：「楊玉環邀了好姐姐，去拜牛郎。」大家說：「酒很夠了，散了罷。」友紅又勸著喝了三杯，才起身散席。

從此隔了一個多月，已是六月炎天，十分暑熱。小鈺洗了個澡，想起彤霞那裡久不去了，就獨自一個闖到讀書樓來。細雨丫頭回說：「二爺別進去，姑娘在裡房洗澡呢。」小鈺搖搖手，道：「莫作聲。」悄悄走到房門口，推推門，是拴上的。

就轉到後院子裡，隔著紗窗往內一瞧，只見彤霞正向著後窗在浴盆裡擦腿。小鈺站著瞧了個像意，輕輕說道：「姐姐好白身子，真是粉妝玉琢的一般。」彤霞聽了，忙忙擦乾身子，穿上衣裙，開出門來說：「小鈺你真個顛狂了。怎麼這樣胡鬧！今兒且恕你個初次，下回再這麼，定要去告訴舜妹妹的。」小鈺陪笑道：「姐姐饒我罷，下回不敢了。我情願做首詩兒陪罪。」彤霞道：「也罷，你好好的做一首，倘若再是什麼油腔滑調，斷斷不依的。」小鈺道：「自然是好好的。」就拿張箋紙，寫將出來。卻是：

窄窄金盆盪盪場，一枝溫玉濯芳塘。

華清宮裡春無價，清夏灣前水自香。

肉掩凝酥銷素粉，汗沾清露溫紅妝。

碧綃不是遮花幄，窗外窺來早斷腸。

彤霞看了，說：「詩倒也還不很荒唐，只是結句不佳，須得要改過方好。」小鈺道：「這是實話，改不得的。」兩個就坐著閒話。

只見瑞香走將進來，道：「二爺什麼時候來的？你可知道今年中元節要熱鬧得很呢。現在東西兩庵早早的在那裡糊紙錠鑿紙錢，要超度一切陣亡兵將，連那十萬倭兵通有分的。淑妹妹也要附薦他的祖父、爹、姐。」小鈺道：「很好，我也要附薦一個人。」彤霞問：「薦那個？」小鈺不做聲，瑞香笑道：

「該薦該薦。我已猜著的了。」取笑了一會，各自散歸。

到了七月十三日，果然芬陀老庵裡設起壇場來，傳燈也帶著徒弟過來一同誦經拜懺，普施供養。淑貞在東耳房設立牌位，追薦全家亡魂。小鈺真個把瓊蕊的姓名也立個牌位，供在西耳房裡。擺上許多羹菜，拈了香，深深作了四個揖，眼裡汪汪的淌淚。默默的禱祝一番，就在牌旁椅上坐著呆呆的出神。舜華打發丫頭來說：「太太、奶奶們通出來了，請二爺揩乾眼淚，快出去迎接。把西耳房的門關上了，別再惹說話。」小鈺聽了，想道：「到底是舜妹妹關切，諸事留心。」就出了房，把門關上，來見王夫人。王夫人卻不留心，寶釵問道：「你為什麼兩眼通紅，可是害眼嗎？」小鈺道：「不害眼，剛才惹著了飛絲，擦了一會，不妨事的。」寶釵也不疑心，就掩飾過去了。到午後，太太、奶奶們都回了上房去，小鈺又到瓊蕊牌位旁邊椅上坐下，眾姐妹都怕苦壞了他，一齊來勸他出去，小鈺背著臉，把汗巾抹淚，口裡說：「我並沒有什麼，略靜坐坐就出來瞧熱鬧的。」碧簫硬硬的扯了他到殿上，他還是把手帕兒不住的揩眼。淡如看見，氣憤不過，就嘴裡輕輕的咕噥道：「單是這個死鬼，是體皮貼肉有恩有情的，現活著的只當是陌路，把良心喪了，還不害臊？裝這賊相兒！」誰知那倭公主心性聰明，在園裡住了半年，什麼事都已盡知。他就說句打皮科的話道：

「夫子不失禮於死者，況生者乎？」眾人都笑起來。淡如聽了，有些害臊，才不開口，走了回去。這法事一連鬧了五日，天天晚上放箴口，日裡禮經懺。直到十七日才得功德圓滿。

自此以後，眾姐妹都知小鈺是個重情義的人，各有些眷戀著他。獨有友紅，想起自己早早對了親，朝考取了不得配給皇子，已是一誤。如今對著這樣一個極富極貴、文武全才、又且性格溫存、有恩有義的二爺，竟成了咫尺蓬山，斷斷沒有婚姻指望，豈不是再誤！一時心情撩亂起來。不知有什麼別事沒有？